

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九變而後
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遠
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僖伯諫觀魚左傳

魯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
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
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
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政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
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表章明
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義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
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占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
器用之寶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畀地焉

魯莊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濶諫曰不可夫禮

曹濶諫觀社左傳

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
義師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
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御孫諫刻桷左傳

魯莊公二十四年春刻桓官桷非禮也大夫御孫諫曰臣聞之
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
可乎

里克諫使太子專征左傳

魯閔公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

奉冢祀社稷之案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
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
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
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
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
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
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
孝無懼弗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審武子諫衛侯改祀左傳

魯僖公三十一年冬秋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
廢康叔曰相奪子早公命祀相審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
不食其祀祀鄫衍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

魯文公七年秋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

樂豫勸魯宗族左傳

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庇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
以為庇况國君乎此謂所庇者國也若去之何去之不聽
其圖之幾之以德昔也庇也豈敢謂其若之何去之不聽

士貞子請復荀詳左傳

魯宣公十二年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
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也左丘明曰有喜而憂
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
又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
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

重楚勝其無乃又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治區勸柔服費人 左傳

魯昭公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兵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子胥忠諫 左傳

魯哀公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言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

疾也城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也夫齊得志於齊猶獲石山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恨矣彼除疾而曰必遺穀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其則剿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殺王聞之使賜之以馬錢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櫛槨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顏燭諫齊景公遊海上 說苑

齊景公遊於海上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北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撫衣持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

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
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諸御已諫上築臺 苑苑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
諫者皆死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諫王其
耦曰吾聞說入主者皆間暇之人今子特草茅之人諸御已曰
若與予同耕則此力也至於說入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
入見莊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邪對曰已聞之止負水者平木
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費
營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臣聞虞不用宮之奇
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
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不用饗叔之

魯宣公夏濫於泗淵 泗水也濫取魚也 魯宣公夏濫於泗淵 泗水也濫取魚也
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 降下也寒氣也 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 降下也寒氣也
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 名魚六魚也川禽鱉蟹之屬是時陽氣起故令國人
新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新乎無諸御已訖無入乎

里革諫宣公夏濫 國語

魯宣公夏濫於泗淵 泗水也濫取魚也 魯宣公夏濫於泗淵 泗水也濫取魚也
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 降下也寒氣也 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 降下也寒氣也
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 名魚六魚也川禽鱉蟹之屬是時陽氣起故令國人

取之所也鳥獸孕水蟲成謂春獸震於是乎禁置羅羅獵也
斃以為夏稿斃以助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置置羅
生阜也鳥獸孕水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置置羅
鹿當作聖設罝罟罝罟也罝罟罝罟也罝罟
以實廟庖畜功用也罝罟罝罟也罝罟
株生澤不伐天草木末魚禁鯢鯢魚子也鯢鯢魚子也
日藥子鳥翼翼成也生哺曰蟲舍蚘蚘子也蚘蚘子也
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罝獨罝貪無執也執也
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罝也為我得法使
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諭告音審師存侍師存侍存名也曰藏罝不如置
置章於側之不忘也

子胥諫吳王定趙 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楚伐齊越王勾踐之師從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
萬之舉舉師千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山日數千臣不念士民之
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為危國亡身之甚且與越而不知其禍
外復求怨徵幸他國猶猶救病齊而棄心腹之疾當死矣病
疥皮膚之疾不疔患也今齊陵運千里之外更歷趙之界齊
為疾其疥耳越之為病乃心腹也不發則傷動則有死願大王
定越而後圖齊臣之言決矣敢不盡忠臣今年老耳目不聽以
臣惑之心無能益國

保申奉先王命臣諫楚王說苑

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狗籛籛之矰以敗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一作舟
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得如
黃之狗籛籛之矰敗於雲澤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暮年不

聽朝王之罪當答匍伏將答王王曰不穀免於楛楛託於諸侯
矣願請變更而無答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答
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
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
王曰有答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耻之小人痛之
耻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
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箇露之矧
遂舟之姬務治乎荆蕪國三十今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
言之功也

申胥諫吳捨越伐齊 國語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
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勾踐恐懼而改其謀

今越王既許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越王之
民服衆多而兵越之在吳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
志敗吳於其心也感然服士以伺吾間今王非越是圖而
事之以憂大齊曾警諸侯亦難也言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
吳行必越實有是土王其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楚靈王
不若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改漢以
象帝舜羅弊楚國以間陳蔡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
三歲於沮汾以服其越其民不忍儼勞之師三軍叛王於乾谿
王親獨行屏營彷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治人疇王呼之
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服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
以璞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於棘闈棘闈不納乃
入羊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

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鯨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騷
民於姑蘇大奪吾食都鄙荐饑今王將很天而伐齊夫吳民
夫體有所傾譬如群獸然一箇負矢將百群皆奔王其無方也
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

李梁諫魏伐邯鄲 戰國策

魏安釐王欲攻邯鄲李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墜不去
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待其駕告臣曰我
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
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
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
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勤愈數而難
王愈遠耳備至楚而北行也

趙文諫武靈王胡服 戰國策

武靈王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居於土者必易改之也
農者陳意而習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也無遺言也之祿
也立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懷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
循俗古之道也衣服有裳禮之制也循法無忽民之職也三者
并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
故臣願王之圖之王胡服趙造諫曰隱忠不竭效之屬也以私
誣國賊之鄰也犯姦者身死賊國者族宗有此兩者先王之明
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道其死王曰竭意不讓
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
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習者不變俗而勸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
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

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禮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

周昌極諫高祖廢嫡前漢

周昌漢高帝三年拜為御史大夫敢直言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遂得騎昌頃問曰我如何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大臣固爭莫能得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感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昌后側耳於東箱聽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叔孫通諫廢嫡前漢

叔孫通漢高帝九年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年帝欲廢嫡立庶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國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故殺太子立亥亥亦所親也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勞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恐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

釋之諫用口辯前漢

張釋之字季陽漢文帝時拜為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梓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對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文帝曰更

不當如此邪尉亡賴詔釋之拜喬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喬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喬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迺止不拜喬夫

袁盎諫帝馳車前漢

袁盎漢文帝時任盎為郎中好直言常引大體慷慨文帝從朝殿上欲西馳下峻阪盎攢轡上曰將軍怯邪盎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騎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袁盎諫權折厲玉前漢

袁盎漢文帝時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舍處驢甚盛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許淮南王益橫謀反發覺上徵淮南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盎時為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以為天下大將能容有殺弟名柰何上不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不用公言至此

鄧都諫景帝逐彘前漢

鄧都以郎事漢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執賈

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
自輕秦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知賜都金百
斤上亦賜金百斤

安國諫梁王出嬖臣前漢

韓安國字長孺事梁孝主為中大夫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文
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迺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
殺故吳相爰盎景帝遣使捕詭勝安國聞詭勝匿王所迺入見
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
請解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
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
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間然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故
太上皇不得制事居下櫟陽臨江適長太子以一言過廢

以用官恒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
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虜雖有親兄安知不為旅今大王列在諸
侯誅邪臣得說犯上禁懷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
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官事
即安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不謝安國曰吾今
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比復得

賈誼諫封淮南王前漢

漢文帝欲封淮南王四子太傅賈誼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
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
孰不知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
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
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

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劍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淮
南雖小黠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
於策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
晉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剽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懼
假賊兵為虎翼者也

枚乘諫吳王濞不聽說苑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為書諫王
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
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
百里上不絕二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若有王術也故父子
天性也忠臣不敢諱諫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
世臣誠願披腹而效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

知意會則極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乎物之重也

勢之無極也高下出之於此之謂也夫此之謂也夫此之謂也夫此之謂也

絕也馬方駭而車駭之謂也夫此之謂也夫此之謂也夫此之謂也

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謂也夫此之謂也夫此之謂也夫此之謂也

必脫必若所欲為危知重如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

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

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虛而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

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

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

欲湯之冷令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

能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

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

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
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父之乃
以擊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
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
十圍之木始生於蘗可引而絕可擢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
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
備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為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
而亡臣誠願大王執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
聽卒死丹徒

方朔諫起苑前漢

武帝始為徵行舉籍阿城以南盤屋以東宜春
以兩堤封頌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尉左右

內以燕魯懸草朔欲以償鄠杜之民東方朔諫曰夫鹿田天下
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於河東尚雜以西北壞肌統
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驅種以西都涇渭之南以東諸山下陸海
之地甚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登壇石其數之於天下勝於此百
工所取給萬民所印印足也又有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宜置乎水多則魚多者得之以人給食之無官負之憂故鄠杜之
間號為主膏其膏一金今規以為苑絕股池水澤之利而取
民膏腴之地上之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是其不可也盛
荆棘之林長養麋鹿廣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家墓發
人塚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
營之垣而圍之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
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上拜朔為大中大夫給

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

以黠諫武帝賞馬前漢

沒黯在武帝時匈奴渾邪王帥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亡錢從民賞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亡罪獨斬臣黯民迺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問曰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之以謝天下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帥數萬之眾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又吏以爲關出財物如過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贏以謝天

下又以徵文按無知言七百餘人臣竊爲陛下弗取也上聽其言久不聞沒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

王吉諫昌邑王敗德前漢

王吉字子陽武帝時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太守而王好游獵馳騁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王日行二十里行五十里今者大王幸方輿曾不半日而馳一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博術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倦乎遊獵身勞辱卑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人暑冬則爲風寒之所區薄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

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吉輒諫
爭甚得輔弼之義

伍被諫淮南王邪謀前漢

伍被武帝時以材能稱為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
節下士招致英雋以百數被為冠首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
數微諫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
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西曰臣今見麋鹿解
姑蘇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露衣也

伍被諫淮南見禍未見福前漢

伍被武帝時為淮南中郎王謂伍被曰人言絕成畢之道天下
不通據三川之險陷天下之兵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
見其福也後漢遠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

至事欲遂發天下勞者有間矣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
西鄉必有應者無應即還畧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畧衡山以
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強
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併會稽南通欽越屈強江淮間
可以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

魏相諫擊匈奴前漢

魏相字弱翁漢宣帝時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元康中匈奴遣
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
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
敵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
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
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天矜民人之衆

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威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元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一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而止

張敞諫太后止田獵

張敞字子高官京兆尹為膠東相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關秦王好淫聲樂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楚殿好田獵

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節欲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駟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歛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性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故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

貢禹勸元帝節儉

貢禹字少翁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帝數虛已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官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瑤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

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官文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華器亡凋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絳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又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

薛廣德免冠極諫

前漢

薛廣德字長卿漢元帝時遷諫議大夫上幸甘泉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因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舞衛之樂臣誠悼之今上幸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恩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上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

德曰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駭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舩危就橋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朱雲諫成帝去張禹前漢

朱雲字游漢成帝時為槐里令坐事為城旦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若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君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擊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不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

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
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慶
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肆
之以旌直臣

班伯諫飲見稱前漢

班伯漢成帝時為侍中光祿大夫時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
為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
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噉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紉肆踞坦已
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月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紉為無
道至於是李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
女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
溺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譚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

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事生今日復
聞讜言放等不憚納引起更衣因罷出

劉輔諫立趙婕妤前漢

劉輔河間宗室也成帝時擢諫大夫會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
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
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
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
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虜雖風夜自
責改過易行長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
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漢
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感莫大焉
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也

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宣言臣竊傷心自念得
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
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

谷永上書戒欲前漢

谷永字子雲漢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上書言祭祀方
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谷永說上曰巨
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奇
怪鬼神及僊人服食不終之樂造與輕舉等術皆姦人惑殺挾左道儀
詐偽以欺罔世主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秦始皇甘心
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
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
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震動海內

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頤目提擊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
所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
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而曠日經年
靡有毫釐之驗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
其言

師丹諫哀帝變動失理前漢

師丹字仲公哀帝即位為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領尚書事丹自
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
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
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
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

陛下之過開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剝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
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
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
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
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
威不遠願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
躬行以觀群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腴附何患不富貴
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無功
德而備焉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為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
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

母將隆諫妄賜兵器前漢

母將隆字君房漢哀帝時遷報金吾哀帝使中黃門發武庫

書讀上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
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兵
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減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
於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頒征伐賜斧鉞漢家邊吏職
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減甲
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
公用給其私門英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庫設於
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上
說

邳惲拒關諫獵後漢

邳惲字君章光武時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夜還惲拒
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惲曰火明遠遠不受詔帝乃

田從東中門入明日憚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爲人惟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宗廟社稷何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

鮑期諫微行 後漢

鮑期字次况光武時爲衛尉重於信義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爲之回輿而還

張湛諫隨容 後漢

張湛字子孝光武時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隨容湛諫曰帝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申屠剛諫出遊 後漢

申屠剛字巨卿光武時人貨田方直常慕史遷游學之為人光武徵拜御史遷尚書令帝嘗出遊剛以龍鉤不平不宜宴於邊剛諫不聽以頭軻乘輿輪帝遂止時內外百官多上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撫撲牽曳於前群臣莫敢正言剛輒極言以數直諫失旨出爲平陰令

郭憲諫征隗囂 後漢

郭憲字子橫爲光祿勳漢光武建武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軻帝不從遂上隴其後頴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嘆曰恨不用子橫之言後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爲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諍不合乃伏地稱臆帝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殺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東號號郭子橫竟不虛也憲遂以病歿

退卒於家

東平王蒼諫儆後漢

東平憲王蒼光武子在朝多所隆益明帝每巡狩蒼常留鎮侍衛皇太后永平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內蒼即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夫春今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趨臣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是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請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即

鍾離意諫起比官後漢

鍾離意字子阿明帝時為尚書僕射車駕幸洛陽意為從禽廢政嘗當車陳諫敝樂游田之事天子曰時還官永平二年夏旱而大起比官者謂前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不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天潤豈然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官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直行邪譏大昌邪竊見比官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官室榮也自古非苦官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北上天降旱密雲敝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闕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今又勅大匠止作諸官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

鍾離意屢諫後漢

鍾離意為尚書時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故公卿大
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
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諍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
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曰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
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
踵不絕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願陛下
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
無極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不出為魯相
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
幾不立

張禹驛諫還

張禹字伯達拜太尉和帝其禮之永元十五年南巡祠園

以公卿大夫守國事當進幸江陵以為不宜冒暑
禹上疏曰伺諸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願漢國與禹
旋及行還禹持蒙賞賜

魯仲康北征禹作蟲

漢和帝少遣將任北侍御史魯仲康上疏諫曰今以春月
舉動擾天下事戎夷非所以惠恩中國也萬萬民者天之所生
美愛其所生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得者
則天氣為之舛錯冰于入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

張禹諫鄧后 後漢

安帝永初四年鄧太后母新野君病皇太后車駕幸其第張禹
與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正
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而後行

室而後御離宮不宿所以重宿衛也陛下體蒸蒸之至孝親者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宮比三上固爭乃還官

楊倫切諫後漢

楊倫字仲理為侍中是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司奏嘉減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乃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特領類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籍未受辜戮猥以垢臭改典大郡自非衆舉者無以禁絕茲萌性者湖陸令張豐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舉撤既章咸伏其誅而材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

言者續屢加高位藉非准海雖未有益不為傳也此陛下
省察奏稱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倫探知
事激以求直坐不敬結罪新詔書以倫數進忠言行斧之危
田里順帝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大將軍梁商以為長史諫
諍不合出補常山王侯府不之官詔書執司隸彈劾發遣倫乃
留河內朝款以疾自去曰有留第一尺無北行一寸劾頸不易
九裂不恨匹夫所執疆於三軍固敢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
升高寵以藩傳稽留王命適止道路託疾自後苟肆猶志遂徵
詩廷尉有詔原罪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
自絕人事公車復徵遜遁不行卒於家

胡廣論選建中官後漢

胡廣字伯始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

莫知所建議欲深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
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夫岐嶷形於自
然俛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約以親積
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
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累貴人良
家子定立為皇后

李咸諫別葬母后 後漢

李咸為太尉陳蕃竇武以謀誅官官事泄見殺竇太后遷南宮
雲臺而崩將葬曹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咸時
帝乃快與而起禱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
誓不生還矣乃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嘗害恭懷友恩關后
家祀事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今長樂太后
太后為母乎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遂合葬

公沙穆諫劉敞 後漢

公沙穆字文久舉孝廉遷繒相時繒侯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
所為多不法廢嫡立庶傲很放恣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京
師咸謂臣曰繒有惡侯以弔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聲之甚也
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
廷使臣為輔頰改往修來自求多福乃上沒敞所侵官民田地廢其
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辭諫敞敞涕
泣為謝多從其所規桓帝永壽守遷安東屬國

陳蕃上疏諫李膺等寃 後漢

陳蕃桓帝時轉太中大夫時李膺等下獄蕃因上疏極諫曰臣

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與
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
體相須共成義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
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
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孽育一世之人舉秦焚書阮儒
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間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
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或視之者昏夫
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
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
口則亂反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是乎昔禹巡狩蒼
野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與也動
又青徐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糞

用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故在大
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者天所弃也天
之於漢恨恨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沃去孽實在修德
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
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
人遂策免之

楊秉諫帝微行後漢

楊秉字叔卿楊震中子也恒帝時拜太中大夫遷侍中尚書帝
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
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天
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
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

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詩稱自郊祖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
享也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禁
將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官綾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
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奔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
學克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權
折畧陳其愚帝不納兼以病乞退

楊秉奏除宦者 後漢

楊秉桓帝時拜太常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賊
罪暴雷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秉
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
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
奏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若法正

公當擿國家飲食極奢饋僕妾盈紈素雖李氏專魯僖法
何以尚茲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
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兩嬖之
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為
至戒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收而衆服以此觀之亦可近乎覽
宜急屏斥投屏有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
奏尚書召對秉掾鵠曰公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
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傅曰除君
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中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
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
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

杜襲諫伐許攸 魏書

杜襲字子緒漢獻帝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曹操而有慢言
操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操橫刀於膝不聽襲入欲諫操逆
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
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
之不聞乎操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
操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方今豺狼當路而後
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
之弩不為鼯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
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

王脩諫袁譚 魏書

王脩字叔溫漢獻帝時為袁譚別駕譚與弟尚有隙相攻脩諫曰
兄弟相攻擊是敗亡之道也譚不悅然知其忠節後又問脩計

安出脩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關而斷其右手而曰
安出脩是者可乎夫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
因將交關其間以承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勿聽也若斬佞
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譚不聽卒為操所
滅

辛毗引裾諫帝 魏書

辛毗字佐治為魏侍中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
民饑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
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上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
毗曰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
肯置之左右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安得
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

曰佐治卿特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徒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群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為之指出

王肅諫征蜀 魏書

王肅字子雍魏文帝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二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况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又今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懸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公治道功夫戰上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持勞乃其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之近事則武文王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和時適

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自有樂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於是遂罷

衛驎隨事諫奏 魏書

衛驎字公振魏文帝時轉侍中吏部尚書魏明帝時加光祿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殿舍驎數切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驎上疏曰古制設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群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

鮑勛忠諫忤旨被殺 魏書

鮑勛字叔業為駙馬都尉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諫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為後文帝將出游獵勛停軍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

聖測隱有同古烈臣其當繼蹤前代今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
聞之中偷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
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為樂如八音也侍中劉曄
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
萬邦成又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况獵暴華盡於原野傷生育
之至理搆風冰雨不以時墜執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維
陛下以為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
嚴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滿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
朝帝怒作色罷還即出勛為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群
議射司馬宣王並舉勛為宮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
不用之百寮嚴憚用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群臣大議勛面
諍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

有難後漢方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
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之戒今又勞兵龍表遠日費千金
中國虛耗令黔虜玩威臣竊以為不可帝益怒之左遷勛為治
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
未成但立標琦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管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
勛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繼遣而曜密表
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
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
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
陳群侍中辛毗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
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

楊偉諫明帝伐墓木 魏書

楊偉字世英魏明帝治宮室偉諫曰今作宮室斬伐生民墓上
松柏毀壞碑獸石柱寧及亡人傷孝子心不可以為後世之法則

鐘毓諫明帝西征 魏書

鐘毓字稚叔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明帝太和
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
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
為四方威勢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夫關中之費所
損非一且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輒之時也遷黃門
侍郎

董尋上書諫營侈 魏書

董尋魏明帝時為司徒軍議掾是時役長安鐘虡駘銅人承
露盤新銅人重不可置大發銅鑄作銅人又鑄黃龍鳳鳥

諫曰臣聞古之士蓋言外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
紂劉輔譬越后於人婢天子志在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
為時主愛惜天下也建武以來戰野死之或門殲大盡雖有存者
遺孤老弱若今宮室雖小尚廣大之猶宜隨時不效農務况乃
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上山海經此皆聖明之所
不與也其功參倍於鍛金一公九卿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
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群
臣願以冠冕被以文綉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
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烏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
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故君不
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灾害屢降凶惡之
徒因間而起誰當為陛下盡言者乎又誰當千萬乘以死為戲

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此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
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秦沐浴
既通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

楊阜諫營宮室 魏書

楊阜字義山明帝時遷少府帝既新作許官又營洛陽官殿阜
上疏曰堯尚茅茨禹卑宮室以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
耳古之聖明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
作璇室紂為傾宮楚築章華秦作阿房皆致喪敗而陛下當以
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夏桀殷紂楚秦為戒而乃自暇自逸惟官
臺是侈是飾必有傾覆之禍若不察臣言恐祖宗之祚將墜千
載使臣身死有補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
錄書奏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

劉楨美顯諫植 魏書

刑顯字子昂是時太師諸子為選官屬令曰侯家更宜得淵深
法度如刑顯輩遂以為平原侯植家丞顯防閑以禮無所屈撓
由是不合廢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刑顯北土之彥少秉高節
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植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
而植禮遇殊特顯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
不足採廢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植不聽

譙周諫後主節操 蜀書

譙周字允南少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丞相諸葛亮領
益州牧命為勸學從事後徒為典學從事後主立太子以譙周
為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心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
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恩望所歸

未必以其勢之廣扶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
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其不快情恣欲急於為善游獵飲
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遇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
遂務理冤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嘆聲布四海於是
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不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計舉
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望風慕德者邛貊耿純劉植之
徒至于輿疾齎糒繼負而至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強屠王
即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

虞翻切諫游獵

漢書

虞翻字仲翔為孫策功曹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為集
之數雖散附之士皆得以死乃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
將官不服嚴更幸幸之天人君者不重則不威故白

張紘字子綱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

張紘諫策輕敵

吳書

張紘字子綱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
贊焉表為正議校尉從討丹楊策身臨行陣紘諫曰夫主將乃
壽漢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
重天授之安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

潘濬諫射雉

吳書

潘濬字承明為吳治中孫權數射雉濬諫權曰相與別後時
時暫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
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
在乃手自撒壞之權由是自絕不復射雉

張昭諫射虎

吳書

張昭字子布為吳軍師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突前擊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慙君

劉基抱權諫救虞翻吳書

虞翻字仲翔仕吳孫權為騎都尉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為眾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救世元降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

報言殺皆不得殺

賀齊泣諫權自重吳書

孫權征合肥還為張孫所搆集於津北幾至危殆賀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當當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群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以刻心非但書諸紳也

孫登諫權進饌納賢吳書

孫登為太子後弟慮卒權為之降損登悲泣因諫曰慮寢疾不起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天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咸損太官殺饌過於禮制臣竊憂惶權納其言為之加饌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關又陳陸遜

忠勤無所顧憂權遂歸焉嘉禾三年權征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

陸凱諫皓不遵二十餘事 吳書

陸凱孫皓時為丞相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威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灾釐敬其譴縱令陛下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為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効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員之龍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鳥之殿堂尸骸暴棄邦肉傷

有識悲悼咸以異國夫差復存先帝親翼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趙主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國頃才凡庸之質昔從家謀超步紫闈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奮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甚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凡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為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官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鯨夫女吟於中風雨過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幾猶懼有失陛下臨祚以身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廢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

故國富民克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
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
綜是以廢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
輔斗筭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
帝每宴見群臣抑損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廢尹並
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規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
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
靈親近官豎大夫民心今高通詹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
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健媿互起則變等之武不能禦
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
氏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
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後役賜與

先帝後死家為字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數曰國以民為
本民以食為天衣其父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桑並
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
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遊是不遵
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性知農秋惟收稱江渚
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
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
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為
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趾
反亂寔由茲起是為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
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一錢飲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

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在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為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

陸凱上表極諫

吳書

陸凱為丞相孫劭所行轉暴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健善之旌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也臣竊懼陳其要盡寫愚懷陛下宜克已復禮述脩前德不可積

積惡者放蕩意奪情至更日欺民民離則上不傳下下常也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逾二十稔也臣常忿亡國之憂然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益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沉浮若此千伍負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福焉初皓始起官勸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官功當起風夜反側是以頓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肯報於邑歎息企想應龍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官雖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殺長坐不利官乎父之不安子亦何以臣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胃而涕泣兩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異所以勤勤數進若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

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髮膚黃者被於甲冑天下始靜晏駕早崩
自含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歔歎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
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疆敵
當塗西川傾覆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
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川郡搔擾而大功後起徵召四方斯
非保國政治之漸也臣聞為人主者讓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
遭大旱身禱桑林災或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魃銷亡妖星移
舍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至道懲黎庶之困
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脩德而務築官室若
德之不脩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秦皇之阿房何止而不爽
也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
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有倚此乃子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

子一難也念虎骨茅茨不剪後何益焉是以大皇帝時于南宮
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為宮室宜厚備衛非常不皇帝
曰地廣游苑當愛育百姓何聊趣於不急然臣下懇惻之不獲
已故裁訓近郡苟副衆心北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寇虜
憐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尚猶冲襲未
肯築宮况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
留意臣不虛言

向雄請留齊王攸

晉書

向雄字茂伯晉武帝太康初為河南尹賜爵開內侯齊王攸將
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卧在京邑所
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

裴頠疏諫

晉書

裴頡字逸民晉惠帝時遷尚書侍中以賈后不悅太子抗表請
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如位號仍啟增置後衛率吏給三千兵及
是東官宿衛萬人遷尚書侍中加光祿大夫每授一職即殷勤
國讓表疏十上引古今成敗以為言覽之者莫不寒心帝以陳
匡韓高侍東宮顧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必簡英俊與之備
接成其德性匡高尚幼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風成之
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

張華諫廢嫡嗣晉書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居阿衡之任及帝入群臣於式乾殿出
太子手書示群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
以來每廢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裴
頡以為宜檢校簿書者及北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

而由太子素廢事十餘載眾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臺日
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為庶帝可其奏

關續與魏集諫晉書

關續字續伯晉惠帝時河間王顯引為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
平樂鄉侯愍懷太子之廢也續與魏詣關上書理太子之寃曰
伏念適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况論富貴每選師
傅率取膏粱之家希有術縮周文石奮陳廣之流遂使不見事
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欲令知先賤後貴頃東宮亦微太盛所
以致敗也方今天下多故國儲不宜空虛宜為大計小復傳
留先加嚴誨若不悛改棄之未晚臣老母見臣為表乃為臣卜
卦云書御即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為頡見拔擢嘗為
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槨伏願

刑誅書御不宥

蔡克等諫殺雲 晉書

晉惠帝時江統蔡克棗嵩等為成都王穎官屬先是陸機之敗也並收雲統等乃上疏云區區非為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敢竭愚懇以備誅謗穎不納統等重請穎遲迴者三日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為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群心疑惑竊為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

松紹諫齊王回與第舍 晉書

松紹字延祖惠帝時齊王回輔政大興第舍驕奢造其紹以書曰夏禹以卑室稱美唐虞以茅茨顯德豐屋都家無益也亡

漢家收太樂以應第舍與造功力為三王立宅此豈今日之末意哉今大事始定萬姓顛覆咸待覆潤官省起造之煩深思謙損之理復主之勲不可棄矣矢石之殆不可忘也問雖謙順以報之而卒不能用

王豹致牋諫齊王回 晉書

王豹惠帝時為齊王回主簿回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回白豹聞王臣嘗譽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為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為誅為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屬不足以為謚伏惟明公虛心下士開懷納善欽誠以著而遂耳之言未入於聰豹伏思晉政漸欽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二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為輒有不善也今公起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法尋中間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

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
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強盛並與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興
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
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獲麟生庭莫此
求安未知其福

周高疏王導等忠誠

周高字仲智晉元帝時為御史中丞帝見王敦勢盛疎忌王導
等乃上疏言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
相仍得失之迹難可詳言今王導等至忠竭誠共隆大業陛下
雖據江東興復旧物此亦群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臣干

東晉書卷全

集事淵海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鄭喬綽論貶貪官

唐書

鄭喬綽唐宣宗時為諫議大夫時揚漢公為荊南節度使樂
於私書監尋拜同州刺史鄭喬綽與鄭公與封還制書帝自
即位諫臣規正無不納至是有為漢公地者遂終不與會賜
禁中天子擊越至門下官謂二人曰近論漢公事類朋黨者
綽曰同州太宗與王地陛下為人子孫當慎所付且漢公墨沒
敗官奈何以重地私之帝變色五日敗商州刺史

李蔚諫飯僧

唐書

李蔚字茂休系本隴西舉進士書判拔萃皆中拜監察御史累
擢尚書右丞懿宗咸亨者常飯萬僧禁中自為贊嘆蔚上疏切
諫引狄仁傑姚元宗辛替否所言讖病時弊帝不聽但以虛禮
褒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陸衰諫昭宗加兵 唐書

陸衰字祥文昭宗時徙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以嗣
覃王以兵代鳳翔衰諫曰國步方安不宜加兵近輔必為它盜
所乘無益也且親王而屬軍事必有後害帝顧軍興責衰沮抗
貶峽州刺史師果敗久之授工部尚書

何澤諫止畋游 五代史

何澤少好學舉進士為洛陽令唐莊宗好畋獵數錢民田澤乃
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
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然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
繼祖職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
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為之止獵

丁思觀直目諫希範 五代史

楚王馬希範字寶規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如
於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為不可希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
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晉中國大亂希範牙將丁思觀廷
諫希範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
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囚辱中國無主負霸者
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桓
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為兒女子之樂乎希範謝之
思觀嗔目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

夷臘葛正諫 遼史

耶律夷臘葛字蘇散本官分人檢校太師合魯之子擢宗應曆
初以父任入侍數歲始為殿前都點檢時上新即位疑諸王有
異志引夷臘葛為布衣交一切機密事必與之謀遷寄班都知

賜官戶時上酌酒數以細故殺人有監雉者因傷雉而亡獲之
欲誅夷臘葛諫曰是罪不應死帝竟殺之以屍付夷臘葛曰汝
汝故人夷臘葛終不為止復有監鹿詳德亡一鹿下獄當死夷
臘葛又諫曰人命至重豈可為一獸殺之良父得免遼法廢岐
角者惟天子得射會秋獵善為鹿鳴者呼一鹿至命夷臘葛射
應弦而踏上大悅賜金銀各百兩名馬百疋

敵烈諫征康肇遼史

蕭敵烈字涅魯哀宰相撻烈四世孫識度弘遠為鄉里推重始
為牛群敵史帝聞其賢召入侍遷國舅詳穩統和二十八年聖
宗謂群臣曰高麗康肇弑其君誦立誦族凡詢而相之大逆也
宜發兵問其罪群臣皆曰可敵烈諫曰國家連年征討士卒玩
愒下在諒陰年穀不登創痍未復烏夷小國城隍先固

不為或為一失利恐貽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從間其意
以冀服之不然後除歲豐舉兵未晚時令已下言雖不行識者慮之

孝穆諫不宜棄盟遼史

蕭孝穆小字胡獨董庶謹有禮法遼聖宗遙授建雄軍節度使
加檢校太保時國家無事戶口蕃息上富于春秋每言及周取
千縣慨然有南伐之志群臣多順旨孝穆諫曰昔太祖南伐終
以無功嗣聖皇帝仆唐立晉後以重貴叛長驅入汴鑿馭始旋
夏來侵軼自後連兵二十餘年僅得和好烝民樂業南北相通
今國家比之曩日雖曰富疆然勲臣宿將往牲物故且宋人無
罪陛下不宜棄先帝盟約時上意已決書奏不報

劉慎行諫毋以喜怒加威福遼史

劉慎行累遷至北府宰相監修國史時遼景宗多即宴飲行誅

賞慎行諫曰以喜怒加威福恐未當帝悟諭政府自今宴飲有刑賞事翌日稟行

梁襄諫止臨幸金史

梁襄字公贊金世宗大定三年登進士第調耀州同官主簿三遷邠州淳化令有善政察廉升慶陽府推官召為薛王府掾世宗將幸金蓮川有司具辨襄上疏極諫世宗納之遂為罷行

馬貴中諫世宗繫迷金史

馬貴中正隆間遷司天監大定八年世宗繫迷於常武殿貴中上疏諫曰陛下為天下主守宗廟社稷之重園籞繫迷皆危事也前日皇太子墜馬可以為戒臣願一切罷之上曰祖宗以天下豈以承平遽亡之邪皇統嘗罷此事當時之人皆以為見故示天下以習武耳

孟浩勸崇儉金史

孟浩字浩然遼末年登進士第至金世宗時拜叅知政事起為御史中丞世宗初有司東宮涼樓增建殿位浩諫曰皇太子義兼臣子若所居與至尊宮室相侔恐制度未宜固宜示以儉德上曰善遂罷其役因謂太子曰朕思漢文純儉心常慕之汝亦可以為則也未幾皇太子生且上宴郡臣于東宮以大王杓黃金五百兩賜丞相志寧顧謂群臣曰卿等能立功朕亦褒賞如此又曰叅政孟浩公正敢言自中丞為執政卿等能如是朕亦不次用之

筠壽諫索鞠仗金史

木虎筠壽金宣宗貞祐間為器物局直長遷副使貞祐三年七月工部下開封市白牯取皮治御用鞠仗筠壽以其家所有鞠

仗以進因奏曰中都食盡遠棄廟社陛下當坐新懸膽之日奈何以毳鞠細物動搖民間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所以示百姓也宣宗不懌擲仗籠中明日出筠壽為禱西提控

尉忻忠諫悟主金史

赤蓋尉忻字大用金哀宗正大元年拜尚書右丞哀宗欲修宮室尉忻極諫至以貳新嘗膽為言上悚然從之同判睦親府內族撒合輦交結中外又在禁近哀宗為太子有定策功由是頗惑其言復倚信日深臺諫每以為言太后嘗戒曰上之駟鞠舉樂皆汝教之再犯必杖汝哀宗終不能去尉忻諫曰撤合輦逐諫之最日在天子左右非社稷福上悔悟出為中京留守朝論快之

張昭諫破獵宋史

張昭字潛夫知制誥時後唐明宗好畋獵昭疏諫曰太祖初創國每打鹿於北鄙先帝在位暇日射鴈於近郊此蓋軍務之餘暇遊自適洎先帝履圖啓祚嚮明御宇則宜易彼諸侯蕭乎萬乘之儀而猶因習舊風失其威重馳逐原獸殆無虛日臣愚以為事有可畏者四馬洛都舊制宮城與禁苑相連人君宴遊不離苑囿御馬來往輦路坦夷不涉荒郊何憂蹶失今則驅馳騁服涉歷榛蕪此後節氣嚴凝徑塗凍滑萬一有銜繫之變陛下縱自輕奈宗廟社稷何所可畏者一也又陛下新有四海宜以德服萬邦今則江嶺未平淮夷尚梗彼初聞陛下革先朝之失政還太古之淳風御物以慈節財以儉有典有則不矜不驕彼必有三苗率服之心七旬來格之意如聞陛下暫遠近旬彼即以為復好畋遊所可畏者二也臣又聞作法於

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如何且打鹿射鴈之事新敗執
傾軛之轍在常宜取鑒不可因循所可畏者三也臣又聞作事
可法貽厥孫謀若以陛下齊聖廣淵之機聰明神武之量其可
以宴遊蒐狩之事少累聖明所謂城中好廣眉城外加半額為
法之弊靡不由茲所可畏者四也伏望陛下居高慮遠慎始
圖終思創業之艱難知守成之不易念名氏馳騁之戒樹文王
惠厚之基約三驅之舊章定四時之遊幸始出有節後不敢違
疏奏明宗嘉納之

李濤勿諫晉祖 宋史

李濤字信臣後唐天成初舉進士宋王從厚鎮鄴為起居舍人
濤字天福初改考工負外郎李濤賦詩刑部郎中涇師張彥澤
紀室諫其妻武家人詣闕上訴晉祖以彥澤有軍功

李濤伏闕抗疏請寬於法晉祖召見諭之濤植笏叩
其死濤厲聲曰彥澤私誓陛下不食其言是延光嘗賜
鐵券今復安晉祖不能答即拂衣起濤隨之諫不已晉祖不得
已召武父鐸弟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罷彥澤節制濤歸
洛下賦詩自悼有三諫不從歸去來之句先是范延光據鄴叛晉
祖賜鐵券許以不死終亦不免故李濤引之晉祖崩濤坐不赴
臨停官未幾起為洛陽令遷屯田職方郎中中書舍人會契丹
入汴彥澤領突騎入京城恣行殺害人皆為濤危之濤詣其帳
通刺謁見彥澤曰舍人懼乎濤曰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
懼也向使先皇聽僕言寧有今日之事彥澤大笑命酒對酌濤
神氣自若

趙普補綴舊章復奏 宋史

趙普性深沈有崖谷雖多忌克而能以天下事為己任太祖時在
相位者多齷齪循默普剛毅果斷未有其比嘗奏薦某人為某
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
祖怒碎裂奏讀御覽普顏色不變跪而捨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後
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
不與普堅以為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
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
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且
趨宮門久之不去竟得愈矣

趙普諫養兵柄 宋史

趙普字則平宋太祖乾德二年以普為門下侍郎平章事

普嘗言太祖開寶三年遷右拾遺監綾錦院改左補
闕兼知大理正事會將郊祀因上疏曰陛下丹郊上帝必登
寶以天下至大其中有慶澤所未及節文所未該者辨宜
而廣之方今賦稅所入至多加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
中

周翰言威祖賦 宋史

周翰字元葉宋太祖開寶三年遷右拾遺監綾錦院改左補
闕兼知大理正事會將郊祀因上疏曰陛下丹郊上帝必登
寶以天下至大其中有慶澤所未及節文所未該者辨宜
而廣之方今賦稅所入至多加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

喻不無重困且西蜀淮南荆潭廣桂之地皆已為王上陛下
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均德澤而寬
力矣

溫叟諫禁職母作伶人事 宋史

劉溫叟太祖時為御史中丞時為右散騎常侍俄充翰林學士
溫性坦率無檢操雅善長笛太祖嘗召於便殿令奏數曲溫叟
謂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之事
上曰朕嘗聞孟景君臣溺於聲樂迺至宰司尚習此技故為
所誘所以召迺欲驗言者之不誣也溫叟謝曰臣愚不識陛下
憂國之敬旨自是不復召

李符諫太祖節郊 宋史

李符太祖時遷知京西南面轉運事太祖欲幸西京有事
符上書陳八難曰京邑咽喉一也宮闕不備二也郊廟不備
三也百司不具四也畿內民困五也軍食不充六也壁壘未設
七也千乘萬騎盛暑行八也不從禮畢還京改比部員外郎

李漢瓊諫太宗輕生 宋史

李漢瓊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出為彰德軍節度四年太宗親
征太原攻城都部署李漢瓊與牛忠進主攻城南偏漢瓊先登
矢集其腦併中指傷其頰力疾戰上召至帳殿賜良藥以慰勞
之先是攻城者以牛革冒木上士卒蒙之而進謂之洞子上欲
事其中以勞上卒漢瓊拒諫以為矢石之下非萬乘之尊所宜
輕徃上乃上

李昉諫籍民兵 宋史

李昉字明遠宋太宗太平興國中拜平章事主師討幽薊不利

遣使分詣河南東籍民為兵凡八丁取一助等相率奏曰近者分
遣使傳籍河南東四十餘郡之民以為邊備非得已也然河南
之民素習農桑固知戰鬪一旦括集必致動搖若因而帶聚更
須勇除如此則河北閭閻既困於戎馬河南生聚復擾於萑蒲
矧當春和有利農作陛下若以明詔既頒難以反汗則當續遣
使臣嚴加戒飭所至點募人情若有不安即須少緩審奏取裁
庶免後患

趙普諫無妄赦

宋史

趙普字則平宋太宗時兼中書令祖占守郡為姦利事覺下獄
奏劾奏書未具郊禮得進太宗疾其貪墨遣中使諭旨執政曰
罪戾可特無貸祖吉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
禮須對天地告于神明奈何以吉而贖陛下赦令於太宗

姚坦諫

姚坦諫假
宋史

姚坦字明白太宗時為皇子翊善太宗召曰諸子生長深宮未
知世務必貴良士贊導使日聞忠孝之道汝等皆朕所真簡各
宜勉之坦性木強固滯王嘗於邸中為假山費數百萬既成召
賓僚樂飲置酒共觀之坦獨俛首王強使視之曰但見血山耳
妾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在田舍時見州縣催租捕人父子兄
弟送縣鞭笞流血被體此假山皆民租稅所為非血山而何是
時太宗亦為假山聞而毀之

寇準引衣諫帝
宋史

寇準字平仲宋太宗時擢尚書虞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判吏
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